



樂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兵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關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

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綠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今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

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

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吏迭

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

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北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

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軌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方一私覬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白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以爲之搔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

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鼠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壑掠候水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醜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

觀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之固權利不然但畧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敢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物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

續城集 卷之五
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
東岸第二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
汪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蒼
橫堤平南望彌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兩
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踈虞今偉等申請皆沒
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
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
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
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
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

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
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
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
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文准十
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創罷而李偉
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
廷興起六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
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

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備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搔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備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備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備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之謂陛下必責降備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

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復行則備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學備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插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備而輕犯此謗哉

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備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備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捐芟開堀河槽修築馬頭鋸平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筭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備之流竄自有餘貴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

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些兵家所忘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備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衝規徃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畱在邊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齧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徃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燕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

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
逵知邵州困於楊光潛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
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
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
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
患深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
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累行定討使
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
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
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

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
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
勞效乞行多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
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
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
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剪
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
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

續城集 卷之三
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
躡等又張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
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
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眾簽書進擬而
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
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
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
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眾勞效而利
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
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眾人公議

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
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特舉
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
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
軍入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
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
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允著
眾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功
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

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
節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
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人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
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
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
然自其始通及今屢生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
里勞於供億京師自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
游觀伺祭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

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
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
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
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失竊見近日已降
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
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
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
獨於本朝事有不以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畧
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
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闕報國信司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自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捏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係持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資處關開卦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

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

續城集 卷之五 十一
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

差到先責
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者買賣仍各差
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
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
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
卽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
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
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
下節關郎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
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
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
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
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畱住月日
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
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它才畧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

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議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平則既冉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聞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峻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

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畧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誹謗具臣輻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

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能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猜峻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畧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今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

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畧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

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
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
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
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
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
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
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
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
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
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

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
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
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
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
度使克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
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
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
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
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匹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牢成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之此法一行人情

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詳人人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薰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向益若遂有行道竊恐聖恩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
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
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水一年之
間大氣如一若政非事過差上千陰陽理不至此謹
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
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惟陛下
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
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如釋之

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
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
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
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
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
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且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
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
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刑部有訟而其兄子宇
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
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

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旣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亡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冗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

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諂事呂
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
經曲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
任求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
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真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
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
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
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
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
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

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
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
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
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
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真也
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
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壻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
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
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
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

續城集 卷四十六
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
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
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
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
世俗所傳木非善歲徙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
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循不免常燠無冰
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
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
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
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

進止

論額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
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
旣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
事出非常卽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
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
法旣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
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
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

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
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
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
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
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畧變法罷
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
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
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
以充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
已昨來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有河上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欲稍增數

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衰歛以傷民財也
故眾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
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
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寬剩此豈朝廷
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
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
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
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
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為
之改法今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

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
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爲聚歛
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
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
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
若燕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
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
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
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
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

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
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村之類
亦如此矣燕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
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
何措置閑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
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
酌後長施行取進上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
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
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

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哉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為吳曰吾聞諸州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始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

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種詎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

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晉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違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弱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

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
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又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
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
大臣徇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旣欲敢質孤勝如一帶良田
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
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
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
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
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又曰利大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
爲正犯此禁臣竊惟大臣皆一特儒者而皆衆所學
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
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
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
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
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

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

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邊寡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者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筭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俟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

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知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曾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

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岳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

豪塞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人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處未經淤填比之佗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

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戒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也遷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徒武強縣聞近東舊河道且見圖引河稍東則深

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失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閔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壅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蒼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

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湏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君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

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攔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醜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天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

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
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
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
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
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
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
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律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
莫其為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
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
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眾所憤歎臣

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
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籍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
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
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為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
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
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
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
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
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
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

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至其費亦豐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
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費
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續城集卷第四十六

續城集卷第四十七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
冊寶伏奉批荅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
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已安衆人主
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
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非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
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

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
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
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既阜黍稷可期人
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
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公
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過密之期已極愛戴
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
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
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侍皇帝陛下不得盡
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

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
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爲國家之榮觀臣等無
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覩熙河蘭會經略司秦今月十九日兆
東安撫种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
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
偏師之出疆遂開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
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

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
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顯
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
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覩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絕而
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
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中太息念疆場
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放兵刃旣接凶黨奔
亡臨衝未旃壁壘自破老羗奪氣白首就擒卽聽檻
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情解仇之
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亡則齒知難久臂解

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欵塞無日信矣待天之
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依干
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
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
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
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
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飡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
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仁及人使臣以禮

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頤惟民事之至艱蓋
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
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庶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
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
殫日力而不遺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
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
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
咨怨曾匪資勞之又遽蒙風退之安臣等致不上體

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
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
與眾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
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
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
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鍾鼓畢陳勉興好我
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
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
始於好學竚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
覆地兩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

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
弼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
備禮車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頽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
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
遍於寢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踊躍載歌
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
和氣之克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
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繇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祕計今者編錄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論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正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

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雋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

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宗中次及二省密院
 下至文武諸臣之家九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
 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
 已撰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其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
 閔之孝大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
 為政網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
 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
 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舉一時
 文士比長摯大至於經論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

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
 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
 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西詔書至
 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
 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尺死力親太祖受夷羣醜
 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
 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
 克捷遠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
 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能髣髴九著錄
 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

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祕計先被旨錄爲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爲不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爲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車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昇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在涖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仰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改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
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
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
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
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
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淳淳于公得罪其女子
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
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任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
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字必
不收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
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
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不
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
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
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并斥取決於父父

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胤放以來逮今十年
屛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
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廢政凡俠新言
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
無一人爲言其免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徇不忍
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
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
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明憲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諫文有

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
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
貸朝廷放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尋
以聚歛進擢放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
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
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
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
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

先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特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先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具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先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先勞俵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為右諫議大夫先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先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聞先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真侍從適以病去

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愚而忠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滿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為眾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

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舊付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合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諫大失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冗畜喪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受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史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補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補楚州連水羣盜又獲二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

續城集 卷四十七
於外異日欲有佻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辛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俟有苑日仍令

本州量事麻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

時病矣充馮京畚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齋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迴會光物故衆人摭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九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

辨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浩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踈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黽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爲戶部侍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

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妄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頡爲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旣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出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本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予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之不疑則是臣訪毀蝕眩惑天聽狂妄誅之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爲職言旣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開准吏部牒以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旨上稟朝廷議論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惜所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竊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

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經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貴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

續城集 卷四十七
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貽才
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
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閤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
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黽俛而就遂忝
成命意終不安雖如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
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
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

學稍知為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
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
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
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杏林
臣一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滿盈
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
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
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眾議為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官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葉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亡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正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一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

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踈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竊兄出第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卽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蕪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

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非獨自爲身謀亦爲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

侍嶮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同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

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慈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事政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未亦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旣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

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謹猶辱訓詞輒緣覆繇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目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務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旣自已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耻在它人猶爲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扎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侍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旣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

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持方有黜幽之慮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戇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遠於煩言矧

茲承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
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
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
求一德以夕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
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
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
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
比陳誠懇尚闕俞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未歧不通邦國
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
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
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
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
求閑散之使豈意思恩私之橫被復叨承轄之近班自
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
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筲之陋難
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逮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
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

88
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四十七

